

聚星札記
說 叩
需次燕語
浚民遺文



Z121

1
:0366

聚

星

札

記

尚
銘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聚星札記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此據豫章叢書本排印初
編各叢書僅有此本

聚星札記

南昌 尚銘 喬客 著

漸卦上爻

彖疑漸卦上九鴻漸于陸。陸字當是阿字之訛。蓋在彼中阿。樂且有儀。菁莪詩用韻如此。後讀御纂周易折中。已疑陸當作阿矣。若改陸爲遠。則宋人無根之說也。

爻辰爲星命所祖

或問鄭康成爻辰。鎔曰。其法皆取應爻相衝。如陽爻。則初九辰在子。與九四辰在午。九二辰在寅。與九五辰在申。九三辰在辰。與上九辰在戌。皆順衝也。陰爻。則初六辰在未。與六四辰在丑。六二辰在酉。與六五辰在卯。六三辰在亥。與上六辰在巳。皆逆衝也。又陽爻。則初九九三九五。申子辰爲水。九二九四上九。寅午戌爲火。陰爻。則初六六三六五。亥卯未爲木。六二六四上六。巳酉丑爲金。皆爲言星命者所祖。至初九子宿直虛危。初六未宿直東井之類。則王應麟惠棟皆輯詩禮註而成書。

燕燕詩

燕燕之詩。佳處在前三章。蓋詩以聲爲用。若無此三章。則不成聲詩矣。至末章。仲氏任只。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。以勗寡人。乃文章門面語。詩人寒暄語。如李陵所謂努力崇明德。皓首以爲期。

蘇武所謂願君崇令德。隨時愛景光。亦此意也。朱子極稱末章。未免爲古人所欺。

商頌爲宋詩

或問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。以那爲首。則商頌明係商詩。而韓詩章句與宋世家乃言美襄公之詩。何也。銘曰。予曩爲史記辨證。亦以韓詩世家爲非。今覆思之。二說亦復有理。蓋宋每稱商見于左氏內外傳及莊列諸子。則宋詩固可稱商頌。襄公卽位在魯僖公十年。故商頌次周魯之後。若果爲商詩。孔子不應如是倒置也。又周以前有荆無楚。而頌乃有奮伐荆楚之文。蓋宋襄與魯僖曾會齊桓公伐楚。故魯頌言荆舒是懲。商頌言奮伐荆楚。朱子謂宋襄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。不知上文言昔有成湯。自彼氐羌。則來享來王。頌固不屬襄公也。正考父校頌于周者。蓋就太師校正其篇章。以合音樂。猶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也。自小序改校爲得。而頌遂爲商詩矣。但服虔以正考父爲弗父何曾孫。則仕戴武宣之世。在襄公前七十餘年。疑古人名字多同。宋有兩正考父。故世家謂襄公欲爲盟主。其大夫正考父作頌以美之也。

鼓鐘詩逸句

孔穎達曰。經言萬民所望。明都人爲人所法倣也。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。服虔曰。逸詩也。都人士首章有之。禮記注亦言。毛氏有之。三家則亡。今韓詩實無此首章。銘案。後漢書陳禪傳。永甯元年。西南捍國王獻樂及幻人。能吐火。自支解。易牛馬頭。明年元會。作之于庭。禪大言不宜。尚書陳忠劾奏禪曰。古者合歡

之樂舞于堂。四夷之樂陳于門。故詩云。以雅以南。韎任朱離。章懷太子注詩。小雅鼓鐘之詩曰。以雅以南。以籥不僭。薛君云。南夷之樂曰南。四夷之樂惟南。可以于雅者。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。周禮鞀。鞀氏掌四夷之樂。鄭元注云。東方曰韎。南方曰任。西方曰朱離。北方曰禁。毛詩無韎。任朱離之文。蓋見齊魯之言也。今亡。孔穎達知辨都人士首章之逸詩。而鼓鐘逸句。初無一言。蓋穎達湛于經。而疎于史。往往如此。

夏有破斧之歌

夏有破斧之歌。此本呂氏春秋。沈約宋書亦曾引之。昔夏后孔甲。田于東陽。黃山。天大風晦冥。迷人民室。主人方乳。或曰。後來是良日也。必大吉。或曰。不勝之子。必有殃。后乃取以歸。曰。以爲余子。誰敢殃之。後析桴斧。破斷其足。孔甲曰。嗚呼。有命矣。乃作破斧之歌。始爲東音。賁音倍

朱子推古文尚書

朱子既疑古文尚書。乃其所推尊。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惟皇上帝。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。先王肇修人紀。從諫弗咈。先民時若。居上克明。爲下克忠。與人不求備。檢身若不及。以至于有萬邦。明王奉若天道。建邦設都。樹后王君公。承以大夫師長。不惟逸豫。惟以亂民。惟天地萬物父母。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。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等語。皆古文尚書。夫古文爲晉人僞撰。確有明徵。朱子乃不加考證。且語類極推其語。反詳于伏生之今文。卽濬哲文明。溫恭允塞。得于大航頭者。亦細爲剖析。豈東

晉六朝人所作。果勝于唐虞三代之書耶。又宋儒好言性。而唐虞夏商乃無一人言及。惟僞古文有若有恆性一語。豈周以前皆不識性耶。蓋性者生之質。言道不言性可也。

坊記

坊記。子思所作也。三引春秋。而兩稱曰魯。必皆魯史之舊文。其言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。乃記者偶遺魯字也。不稱喪者。不書葬也。或謂越通中國最晚。定公十四年。允常卒。不書。未赴于魯也。勾踐卒。在春秋後。何緣得書越喪。楚越並稱。不考之失。不知春秋雖終獲麟。魯史未嘗絕筆。觀左傳載獲麟後事可知。子思卒于勾踐之後。

見魯史不書其喪。故以楚越並稱也。或謂子思何以不稱家學。而稱國史。不知緇衣亦子思所作。其中引詩云。昔吾有先正。其言明且清。是乃孔子所刪之詩。今不見于三百篇。著書垂教。豈必私其家學耶。程子曰。坊記不知何人所作。觀其引論語。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。漢儒如賈誼董仲舒。蓋得此篇之意。或者其所記與。鎔案。舊唐書引沈約之言曰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。文選注兩引緇衣篇中語。亦云子思子。蓋漢書藝文志。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。其時禮記雖編于小戴。緇衣與中庸表記坊記必互見于二十三篇。故沈約與文選注所言如此。程子時。舊唐書久出。子思子未亡。何以皆不考也。劉敞以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。亦失之。

釋菜禮先師

書院尊經閣祀先師。每年丁日祭先聖。學官兼祭之。其禮甚菲。學子疑之。鎔謂周禮大胥註疏。學子初入學。必釋菜禮先師。但釋菜禮輕。故不及先聖。菜蘋蘩芹茆之屬。

有子言孝弟

有子曰。其爲人也。孝弟而好犯上者。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此蓋爲當時士大夫陪臣作亂者而發。言人之好作亂。由于不孝弟。孝弟則犯上者鮮。況作亂乎。是以君子務本。講學家皆不識其意。

貧而樂道

論語。貧而樂。史記作貧而樂道。鄭康成謂。志于道。不以貧爲憂苦。蓋自伊尹耕于有莘之野。樂堯舜之道。于是疏水曲肱。孔子樂在其中。簞瓢陋巷。顏子不改其樂。古聖賢安貧樂道。大都如此。非別有不傳之秘。以俟學者推尋也。乃程子謂。昔受學于周茂叔。每令尋孔顏樂處。所樂何事。朱子以其引而不發。不敢妄爲之說。後來講學家遂虛摹默揣。各思得孔顏之樂。聖賢實學。幾如佛老隱僻之虛機。不可究詰矣。要皆傳論語者。偶遺一道字啓之也。然朱子註。賜之貨殖。謂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。又何嘗不申明其義哉。

止宿問津處之訛

史記。魯哀公四年。孔子自蔡如葉。俄去葉反于蔡。長沮桀溺耦而耕。使子路問津。他日子路行。遇荷蓀丈人。據此說。則沮溺丈人必皆遇于楚蔡之間。今之葉縣在舊縣北三十餘里。乃有止子路宿。沮溺耦耕。子路問津諸碑。則在楚鄭之間矣。然徧考諸書。孔子未嘗自楚至鄭也。

爾雅以觀于古

大戴禮記小辨篇。爾雅以觀于古。足以辨言矣。盧辯注。爾近也。謂依于雅頌。今人乃以爾雅爲釋詁訓之爾雅。然觀上文。循弦以觀于樂。足以辨風矣。則盧注爲得。

說文多疎漏

說文不載劉銘塾亮愈諸字。蓋一家之學。自不能辭疎漏之咎。而今人乃以鑄代劉。名代銘。埠代塾。諒代亮。愈代愈。然漢姓只言卯金刀。不聞卯金田。且漢相如武侯。唐儒如昌黎。豈皆不識字。而乃以俗字爲名耶。

七十二弟子畫像之謬

漢光初元年。置鴻都門學。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。見後漢書蔡邕傳。又曩客揚州。見洪适隸釋。亦載有七十二弟子畫像。婁澗筠明府有七十二弟子畫像手卷。予曩見于汜水。然衣冠書卷皆漢後制度。與隸釋所載不同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。有聖賢圖贊。明人以爲李龍眠筆。提要辨其妄。亦言諸賢多執書卷。非古簡策之制。蓋皆不讀書人所爲也。

汜水冉伯牛廟

鎔曩客汜水。見縣志有冉伯牛廟。問之婁澗筠明府。言其廟猶存。案鄭康成以伯牛爲魯人。不應有廟在鄭。卽或從孔子至鄭。亦不應有廟在鄭北鄙。考左傳魯成公八年。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。伐鄭。次于伯牛。杜註。伯牛爲鄭地。則此廟必因地名而誤祀。

漢書高祖紀

此紀較史記詳密得體。如二年立漢社稷後，增入施恩德，賜民爵一段。四年增入八月初爲算賦一段。五年增入下令封王赦民一段。又增入尊王后曰皇后一段。又增入五月之詔。十一年增入二月省賦之詔。及求賢之詔。五月立南粵王之詔。十二年增入三月之詔。結以高祖不修文學一段。總序其規模之宏遠，尤爲收束嚴密。後史多仿其體。

史記僅言高祖姓劉氏，沛豐邑中陽里人。父太公，不言其祖何人。出于何系。班固作贊，乃因劉向之言，斷爲出于唐帝祖爲豐公。然使向言果確，司馬遷在向前六十年，何以不知不載耶。左傳言其處者爲劉氏。贊據此說，遂附會劉向，定高祖出于士會。不知此句爲漢儒插注以媚世。孔穎達曾言之。鎔考春秋之時，周畿內有劉邑。王卿士有劉摯劉卷。見于左傳。安知非劉氏所出。何必引荒遠難稽之劉累，以附爲唐後耶。

陳留國

晉武篡魏，封曹奐爲陳留王。後宋武篡晉，陳留王虔嗣與勸進，齊高篡宋，陳留王粲亦勸進。閏五月，乃省陳留國。總計陳留之國歷二百十六年乃廢。異哉！奸雄之流澤長也。

建元元年八月，省陳留國。齊書不載，南史有之。

南北史儒林文苑傳序

南史儒林傳序云：自兩漢登賢，咸資經業。時荀顗摯虞之徒，雖議創制，未能移風易俗。鎔案：顗虞皆晉人。

時字不通。當改爲後字。又北史文苑傳序云。太和在運親情。文學固已頡頏漢徹。跨躡曹丕。高宗純皇帝改漢徹爲漢武。深斥其非。銘案。北史此言。乃因魏書之原本。未能改竄。蓋文人輕薄之積習也。

明史無孫鑛傳

孫鑛。字月峯。文好奇麗。雖官至尚書。當在文苑傳。及觀明史孫繼傳云。鑛自有傳。然並無專傳。

躬耕南陽

諸葛公自言躬耕南陽。而漢晉春秋曰。亮家于南陽之鄧縣。在襄陽城西二十里。號曰隆中。見諸葛亮傳註。銘案。

續漢書郡國志。鄧縣屬南陽郡。襄陽縣屬南郡。雖皆荊州刺史所部。亮果躬耕襄陽。不應素稱南陽。然考習鑿齒與桓祕書。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。則又襄陽爲有據。而今南陽縣西之卧龍岡。乃後人訛傳也。

僧元裝求佛經

僧元裝。姓陳氏。洛州偃師人。大業末出家。深于經典。辨博出羣。病翻譯多訛謬。貞觀初。隨商人往西域。廣求異本。參驗之。所在必爲講解論難。蕃人咸尊伏。凡居十七年。經百餘國。悉解其語。乃採山川謠俗。土地所有。撰西域記十二卷。至十九年到京朝見。太宗大悅。與之談論。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。于宏福寺翻譯。仍勅房元齡許敬宗。廣召沙門碩學五十餘人。相助整比。高宗在東宮。爲文德皇后追福。造慈恩寺。令元裝住。住。顯慶中。又取前項經。令宰相學士等潤色。凡成七十五部。上之。後以京城禮謁人眾。勅移于宜

君山故玉華宮翻譯。卒時年五十六。歸葬白鹿原。士女送者數萬。事具舊唐書。明人因此遂爲邪說以誣民。

淮南盜

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。橫行河朔。爲張叔夜擊敗而降。後皆無表見。惟關勝爲劉豫殺于濟南。宋人龔聖予乃爲宋江等作贊。周密遂全載于癸辛雜志。元人因演爲水滸傳。明閹黨誣陷東林。又取其名號爲點將錄。皆妖言惑眾。不可使子弟寓目也。

許舊城

欽定春秋傳說彙纂。許舊城在州治東北四十里。鎔案。續漢書郡國志。註引北征記曰。繁昌城在許之南七十里。今州治南三十里有繁城。則與彙纂七十里之言合。而州志乃言。今州城卽曹操所築。誤矣。

中牟非古趙地

趙爲漳河間一都會。今之中牟。春秋屬鄭。戰國屬魏。趙耿侯斷不能越魏而徙都于此。佛肸之畔。亦斷不在此。乃班固旣不諳地勢。而蔡邕自陳留赴洛。作述行賦。亦云歷中牟之舊城。憎佛肸之不臣。何也。四書釋地

最穿鑿而釋中牟則闕疑

天龍

天龍。次名子爲天龍。一名元枵。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龍。國語。武王伐紂。星在天龍。星辰星也。謂月在須女伏天龍之首也。又言姬氏出自天龍。則以王季之母太姜。逢公伯陵之後。殷時封于齊。齊地屬天龍也。然伶州鳩論七律而牽合至此。柳州以爲誣武王。

俎姓

許多俎姓。土人讀曰綽。字書雖言有此姓。而無此音。亦不詳所出。鎔案。明史何孟春傳。嘉靖時有戶部主事俎琚。以爭大禮受廷杖。但不知俎琚何許人。明史無傳。

紕音查

邵遠平元史類編。元太祖九年六月。金紕軍反。眾推斫答爲帥。遣使乞降。注。紕音查。遼東軍也。凡二十五部族。錢少詹答袁太

史書。乃讀紕作管音。不知引此。又太祖十八年。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。注。釋言。華印官也。少詹引王圻國言荷包

壓口之說。亦遺此註。鎔案。元史類編。與其祖宏簡錄。義例頗舛。故不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採。然此二註則甚明確矣。

岐陽石鼓

岐陽石鼓。李賢後漢書鄧騭傳注。引其重言之字以證元元。封氏聞見記。有石鼓一條。而其說亡闕。韋蘇州以爲周文王時物。韓昌黎以爲周宣王時物。然使果周鼓。不應自周至隨。無一人言及。至唐始顯于世。

也。金馬定國嘗考石鼓字畫，以爲字文周所造，作辨萬餘言。銘案，周書太祖紀，字文泰再狩于岐陽，定國之言良是。因據以作歌。乃元陸友硯北雜志，據元魏射銘碑刻，以駁定國，不知碑刻多贋鼎，且其詞僅言岐陽者再，亦未明見其引石鼓詩也。

許人祭城隍神

許州城隍神，每年清明日，七月望，十月朔，三出北關受祭。銘案，明史禮志，明人以此三日祭厲，許人祭城隍，殆卽祭厲之遺意與。

相夫氏之墨

韓子顯學篇云，自墨子之死也，墨分爲三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銘案，馬總意林及高似孫子略，相夫皆作相芬，未知孰是。

陳獻章譏鄭康成

明儒講學尚元虛，自陳獻章始。其詩有曰，莫怪老儂無著述，真儒不是鄭康成。夫真儒固不在著述，然而康成之著述，雖朱子亦屢稱之。獻章不能宣究，反加詆毀，毋怪後來心學之橫行也。明史儒林傳序云，有明諸儒，經學非漢唐之精專，性理襲宋元之糟粕，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，殆其然乎。

西門行改爲五言古

古詩生年不滿百一首，本漢人西門行古詞，其詞有三言五言七言，分爲六解。見沈約宋書樂志，梁人刪

爲五言。以人文選。朱竹垞謂西門行見玉臺新詠。鎔案。玉臺新詠十卷。並無此詞。

李元賓文詞

李元賓自謂以意到爲詞。詞訖成章。陸希聲稱其尚于詞。故詞勝其質。鎔案。其文六卷。大率矜詞氣。而短意味。不耐含咀。其時呂溫頌狄仁傑曰。取日虞淵。洗光咸池。潛授五龍。夾之以飛。此則修詞之最善者。元賓郊天頌。斬白蛇劍贊。無此警拔也。

杜樊川詩註

樊川詩舊無註釋。近日桐鄉馮集梧始註四卷。而外集別集則略之。昔其父浩竭一生之力。注玉谿生詩三卷。博洽精詳。不媿鄭箋之目。乃集梧序樊川詩註。謂註詩之難。昔人言之。自孟子有知人論世。及以意逆志之說。而奉以從事者。不無求之過深。茲故第詮事實。以相參檢。而意義所在。略而不道。推集梧之意。似以父之玉谿生詩詳注。爲求之過深者。然浩注雖頗穿鑿。而集梧此注。則近于孤陋。如感懷詩。伍旅拔雄兒。夢卜庸真相。上句用三國志。鄧艾曰。姜維自一時雄兒也。下句用漢書。匈奴望見王商曰。真漢相矣。註但詮釋上四字。而雄兒真相不能引二書。又曉景卽事。及卽事黃州二詩題。皆不能先引陶潛卽事多所欣之句。若浩則斷無是也。樊川不及少陵之雄偉。亦不及玉谿之精深。至其情詞俱勝。多在絕句。翁覃谿石洲詩話極稱之。

柳州有登第之子

柳州在貶中與親友書。每以無後爲戚。昌黎誌其墓。言柳州有子男二人。長周六。次周七。銘案。唐摭言。咸通四年。右常侍蕭倣知貢舉。試謙光賦。澄心如水詩。中第者二十五人。柳告第三。告字用益。卽柳州之子。未知爲周六周七也。然柳州可稍慰于地下矣。昌黎之孫綰。中第八。與柳告爲同歲生。又案。昌黎卒于長慶四年。是年子昶第進士。新唐書韓柳傳末。不附載昶告。豈以昶告雖登第而文行皆無足觀耶。于此見宋子京史識之高簡。後史莫及。

方望溪褒柳文不當

方望溪謂柳州讀魯論。辨諸子記。柳州近治諸山水。縱心獨往。空所依傍。乃信可肩隨退之。而巍然于北宋諸家之上。惜其不多見。銘案。此數篇雖佳。然隨筆節記。不甚修詞。能文者一日可畢。未若封建論。永州諸記之雄深也。且如望溪所言。退之佳構。豈在讀儀禮。鷗冠子。滕王閣記等篇乎。